

# 南部新书

子部  
●  
笔记

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南部新书

(宋)钱易 著

## 目录

甲.....	01
乙.....	09
丙.....	18
丁.....	25
戊.....	35
己.....	44
庚.....	55
辛.....	66
壬.....	77

## 甲

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，尚书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。初，豆卢钦望拜左仆射，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不敢参议朝政。数日后，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。至景云二年，韦安石除仆射，不带同三品。自后空除仆射，不是宰相，遂为故事。至德二年，宰相直主政事笔，每人知十日。至贞元十年，又分每人轮一日执笔。

尚书诸厅，历者有壁记，入相则以朱点之。元和后，惟膳部厅持国柄者最多。时省中谓之朱点厅。

韦夏卿与弟正卿，大历中同日登制科，皆曰：“今日盛事，全归二难之手。”

韩昆，大历中为制科第三等敕头，代皇异之。诏下日，坐以采舆翠笼，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锡纒帛以示殊泽。

常袞自礼部侍郎入相，时潘炎为舍人引麻，因戏之曰：“留取破麻鞋著。”及袞视事，不浹旬，果除。

凌烟阁在西内三情殿侧，画皆北面。阁中有中隔，隔内面北，写功高宰辅；南面，写功高侯王；隔外面，次第功臣。

证圣元年正月，明堂灾，重造天册万岁殿。二年三月成，号为通天宫。

项斯始末为闻人，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，杨甚爱之，赠诗云：“几度见诗诗尽好，及观标格过于诗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

到处逢人说项斯。”未几诗达长安，斯明年登上第。

上元中，长安东内始置延英殿，每侍臣赐对，侧左右悉去。故直言讠党议，尽得上达。

李昕为羽林将军，有名马。穆皇在东宫，讽昕献之，昕以总兵不从。及即位，太原拟帅皆不允，谓宰臣曰：“李昕为羽林将军，不与朕马，是必可任。”遂降制。

开元御札云：“朕之兄弟，惟有五人，比为方伯，岁一朝见。虽载崇藩屏，而有睽谈笑，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。每昕政之后，延入宫中，申友于之志，咏常棣之诗，邕邕如，怡怡如，展天伦之爱也。”

祠部，省中谓之冰厅，言其清且冷也。

尚书省东南向阳通衢，有小桥相承，曰拗项桥。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，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。

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，垂阴至广。或夜闻丝竹之音，则省中有入相者，俗谓之音声树。

二十四司印，故事悉纳直厅。每郎官交印时，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，颇觉为繁。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，始置匱加鐳以贮之，人以为便，至今不改。

始无笏囊，皆褭笏于马上。张曲江清瘦不任，乃置笏囊。

秘书省内落星石，薛稷画鹤，贺知章草书，郎令余画凤，相传号为四绝。元和中，韩公武为校书郎，挟弹中鹤一眼，时人乃谓之五绝。又省之东即右威卫，荒秽摧毁，其大厅逼校正院，南对御史台，有人嘲之曰：“门缘御史塞，厅被校书侵。”

曹确、杨收、徐商、路岩同秉政，外有嘲之曰：“确确无余事，钱财总被收。商人都不管，货赂几时休。”

李林甫寡薄，中表有诞子者，以书贺之云：“知有弄獐之庆。”

郑注镇凤翔，皆择贞正之士以为幕席，亦欲遏其邪行。及注败，皆为监军所诛。

温大雅，武德中为黄门侍郎，弟彦博为中书侍郎。高祖曰：“我起义晋阳，为卿一门耳。”后弟大有又除中书侍郎。

中书省有盘石，初薛道衡为内史侍郎，常踞其石草诏。后孙元超每见此石，未尝不泫然。

施肩吾与赵嘏同年，不睦。嘏旧失一目，以假珠代其精，故施嘲之曰：“二十九人同及第，五十七只看眼花。”元和十五年也。

女道士鱼玄机，住咸宜观，攻篇什。杀婢绿翘，甚切害，事败弃市。

崔四八，即慎由之子，小名缙郎。天下呼油为麻膏，故谓之麻膏相公。

开元中，岐、薛以下轮日载笔于乘舆前，作内起居注，四季朱印联名，牒送史馆。至天宝十载季冬，已成三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，雕檀轴紫凤绫表，遂别起大阁贮之。逆胡陷西京，先以火千炬焚是阁，移时灰灭，故实录百不叙及一二。

小许公从工部侍郎除中书舍人，便供政事食，明日加知制诰。舍人有政事食，自此为始。

大和中，上自延英退，独召柳公权对。上不悦曰：“今日一场大奇也。嗣复李珣道张讽是奇才，请与近密官，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，须斥之于岭外。教我如何即是？”公权奏曰：“允执厥中。”上曰：“如何是允执厥中？”又奏：“嗣复李珣既言是奇才，即不合斥于岭外，郑覃夷行既云是奸邪，亦不合致于近密。若且与荆襄问一郡守，此近于允执厥中。”旬日又召对，上曰：“允执厥中，问道也是。”张遂为郡守。

贾曾除中书舍人，以父名忠，固辞之。言者以中书是曹司

名，父之名又同音名别，于礼无嫌。曾乃就职。

开元七年，赐百僚射。金部员外卢虞、职方郎中李畬，俱非善射，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。畬戏曰：“与卢箭俱三十步。”左右不晓，畬曰：“畬去垛三十步，卢箭去畬三十步。”

李白，山东人，父任城尉，因家焉。少与鲁人诸生隐徂来山，号竹溪六逸。天宝中，游会稽，与吴筠隐剡中。筠徵赴阙，荐之于朝，与筠俱待诏翰林。俗称蜀人，非也。今任城令《厅石记》，白之词也，尚在焉。

江西私酿酒法尤严，王仲舒廉察日，奏罢之。

宰相门下省议事，谓之政事堂。永淳中，裴炎为中书令，始移就中书省。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。

开元中，花萼楼大酺，人众莫遏。遂命严安之定场，以笏画地，无一辈敢犯。

卢携常题司空图壁云：“姓氏司空贵，官班御史卑。老夫如且在，不用叹屯奇。”

龙朔中，杨思元恃外戚，典选多排斥选士，为选人夏彪讼之。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。许南阳曰：“故知杨吏部之败。”或问之，许曰：“一彪一狼，共看一羊，不败何待。”

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，乞假归京。值暮春，戎服臂鹰于野次。时有豪氏子十余辈，供帐于昆明。上时突会，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：“今日宜以门族官品。”至上，笑曰：“曾祖天子，祖天子，父相王，临淄郡王李某。”诸辈惊散。上联举三船，尽一巨觥而去。

襄王僭伪，朱玫秉政，百揆失序，逼李拯为内署。拯常吟曰：“紫宸朝罢辍鸛鸾，丹凤楼前驻马看。唯有终南山色在，清明依旧满长安。”拯终为乱兵所杀。

武德七年，遣刑部尚书沈叔安，携天尊像赐高丽，仍令道

士往彼讲道德经。

自先天初至开元十五年，仪同者四人：姚崇、宋璟、王同皎、王毛仲。

唐法，亲王食封八百户，有至一千户；公主三百户，长公主五百户，有至六百户；唯太平、相王逾此制。

黄巢入青门，坊市聚观。尚让慰晓市人曰：“黄王为生灵，不似李家。”其悖也如此。

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，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。故赵纵之奴当干，论纵阴事，张镒疏而杖杀之。纵，即郭令之玠。

建中末，姚况有功于国，为太子中舍人。旱蝗之岁，以俸薄不自给，而以馁终。哀哉！

田神功，大历八年卒于京师，许百官吊丧，上赐屏风茵褥于灵座，并赐千僧斋以追福。至德以来，将帅不兼三事者，哀荣无比。

柳浑旧名载，为朱泚所逼。及克复，上言曰：“顷为狂贼点秽，臣实耻称旧名。矧字或带戎，时当偃武，请改名浑。”浑后入相，封宜城公，谓之柳宜城。

韦凯著《易蕴》，甚有奥旨。凯、见素孙。

郭令公终始之道无缺焉，惟以谮怒判官张谭，奏杖杀之，物议为薄。

张巡每战大呼，牙齿皆碎。及败，尹子奇视之，其齿存者，不过三四。初守宁陵也，使许远诣贺兰进明乞救兵，进明大宴，远不下喉，自啮一指为食。进明终不应，以至于破。

贞观中，择官户蕃口之少年骁勇者数百人，每出游猎，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，令骑豹文鞞著兽文彩衫，谓之百骑。至则天，渐加其人，谓之千骑。孝和又增之万骑，皆置使以领之。

彭偃与朱泚下伪诏曰：“幽囚之中，神器自至。岂朕薄德，

所能经营。”泚败偃诛，其妖乱也如此。

大和九年冬，甘露事败，将相弃市。王璠谓王涯曰：“当初劝君斩却郑注，斩之岂有此事也。”此虽临刑之言，然固当矣。

梁祖常言于昭皇：“赵崇是轻薄团头，于鄂州座上，佯不识骆驼，呼为山驴王。”遂阻三事之拜。此亦挫韩偓也。

王皇后，开元中恩宠日衰而不自安。一日诉之曰：“三郎独不记阿忠脱新紫半臂，更得一斗面，为三郎生日为煎饼耶？”上戚然悯之，而余恩获延三载。

武德初，史馆尚隶秘书省著作局。贞观三年，移于门下省北，宰相监修，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。

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，撰《文选音义》十卷。罗，唐初人。

开元中，裴光庭为侍中。门下过官，委主事阎麟之裁定，随口下笔。时人语曰：“麟之口，光庭手。”物议丑之。

张延赏怙权矜己，嫉柳浑之守正，使人谓之曰“相公旧德，但节言于庙堂，则名位可久。”浑曰：“为吾谢张相公，柳浑头可断，而舌不可禁。”

王缙在太原，旧将王无纵等恃功，且以缙儒者，易之，每事多违约束。一朝悉召斩之，将校股栗。

大历中，陇州猫鼠同乳，率百僚贺。崔祐甫独奏曰：“仁则仁矣，无乃失于性乎。”

李邕自滑州上计也，京洛阡陌聚观，以为古人。盖邕负美名，频被贬斥，剥落在外也。

元德秀，字紫芝，为鲁山令，有清德。天宝十三年卒，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。士大夫高其行，不名，谓之元鲁山。

驸马都尉郑潜曜，睿皇之外孙，尚明皇第十二女临晋长公主，母即代国长公主也。开元中，母寝疾，曜刺血濡奏章，请

以身代。及焚章，独神道许三字不化。翌日，主疾间，至哉，孝子也。

殿中监、少监、尚衣、尚舍、尚辇，大朝会皆分左右，随伞扇立，人阁亦同之。

牛僧孺三贬至循州，本传不言，漏略也。

李景让典贡年，有李复言者，纳省卷，有《纂异》一部十卷。榜出曰：“事非经济，动涉虚妄，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。”复言因此罢举。

古押牙者富平居，有游侠之才，多奇计，往往通于宫禁。

五月一日御宣政殿，百僚相见之仪，贞元已来常行之，自后多阙。

崆峒山，在松州，属龙州，西北接蕃界。蜀破后路不通，即非空桐也。

长安中秋望夜，有人闻鬼吟曰：“六街鼓歇行人绝，九衢茫茫空有月。”又闻有和者曰：“九衢日生何劳劳，长安土尽槐根高。”俗云务本西门是鬼市，或风雨晦冥，皆闻其喧聚之声。怪哉！

大和中，程修己以书进见，尝举孝廉，故文皇待之弥厚。会春暮，内殿赏牡丹花，上颇好诗，因问修己曰：“今京邑人传牡丹诗，谁为首出？”对曰：“中书舍人李正封诗：‘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。’”时杨妃侍，上曰：“妆台前宜饮以一紫盏酒，则正封之诗见矣。”

高宗欲废王皇后，立武昭仪，犹豫未定。许南阳宣言于朝曰：“田舍翁购种，得十斛麦，尚须换却旧妇。况天子富有四海，立一皇后？有何不可。”上意乃定。吁，牝鸡之孽，洎移土德，过始于南阳。

白乐天之母，因看花坠井。后有排摈者，以赏花新井之作

左迁。穆皇尝题柱曰：“此人一生争得水吃。”

张介然，天宝中，为尉卫卿，因入奏曰：“臣今三品，合列棨戟，若列于帝城，乡里不知。臣河东人也，请列戟于故乡。”上曰：“所给可列故乡，京城伫当别赐。”本乡列戟，介然始也。

京兆尹黎幹，戎州人也，尝白事于王缙。缙曰：“尹南方尹子也，安知朝礼！”其慢而侮人率如此。

总章中，天子服婆罗门药，郝处俊谏曰：“修短有天命，未闻万乘之主，轻服蕃夷之药。”

贞元中，邕州经略使陈昱怒判官刘缓，杖之二十五而卒。卒之日，昱得疾，见缓为祟而卒。

韦氏专制，明皇忧甚，独密言于王琚。琚曰：“乱则杀之，又何疑。”

开元中，诸王友爱特甚，常谓近侍曰：“思作长枕大被，与诸王同卧。”

鄱阳人张朝，为猛兽所搏噬，其家犬名小狸救之，获免。中书省柳树久枯死。兴元二年，车驾还而柳活。明年，吕 以为礼部赋，上甚恶之。

卢群昔寓居郑州，典贴得良田，及为郑滑节度，悉召其主还之。时以为美谈。

自贞元来，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，谓之宫市。

日本国大臣日真人，犹中朝户部尚书。

郭代公元振为西凉州牧，时西蕃酋帅乌质勒强盛，元振为之立语。俄顷雪下盈尺，质勒既老，久立，归而遂死。人谓诡杀乌质勒。

路随孝行清俭，常闭门不见宾客，状貌酷似其先人，以此未尝视镜。又感其父没蕃，终身不背西坐，其寝以西首。

## 乙

贞元十二年，卢迈丧弟，请出城临。近年宰相多拘守，而迈有此行，时人美之。

裴延龄缀缉裴骀所注史记之阙，自号小裴。

杨氏于静恭一房犹盛，汝士虞卿、汉公鲁士是也。虞卿生知退，知退生堪，堪生承休，承休生岩，岩生郁，郁生覃。覃，太平兴国八年成名，近为谏议大夫，知广州，卒。堪为翰林承旨学士，随僖皇幸蜀，真在中和院。承休自刑部员外郎使浙右，值多难，水陆相阻，遂不归。岩侍行，十六矣。我曾祖武肃辟之幕下。先人承袭，岩已为丞相。及叔父西上，岩以图籍入覲，卒于秀州，年八十余。今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侃，亦岩之第三子郾孙也，卞宾之子。司封员外郎蜕，即岩第三子郾之子。郾入京为员外郎分司，判西台卒。侃端拱二年成名。蜕淳化三年登科。修行即四李也。发、收岩、履道，即凭、冰凝也。新昌即于陵也。后涉入相，即修行房也。制下之日，母氏垂泣不悦，以收故也。

萧氏登三事者，多于他族。首于禹，嵩、华、俯、仿真、邁颀次之。

贞元十二年，天子降诞日，诏儒官与缙黄讲谕。初若矛盾相向，后类江海同归。三殿谈经，自此始也。

韩皋自京尹贬抚州司马，召左执金吾奏于延英，面受京尹，

便令视事，时尚未有制。

金銮殿始立于金銮坡，至朱梁始改为金銮殿焉。

开元中，笔匠者名铁头，能莹竹如玉，人莫传其法也。

妇人之贵，无出于苗夫人，晋卿之女，张嘉贞之新妇，延赏之妻，弘静之母，韦皋外姑。

王徽为相只一日，中和五年二月，除昭义节制，徽上表乞免。词曰：“六年内署，虽叨捧日之荣；一日台词，未展致君之恳。”后萧寘拜相，度降麻日薨。陆希声登庸，未上弃世。今徽之曾孙平叔，见任体礼博。希声之子宾于，终于殿省。

凡中书有军国政事，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杂署其名，谓之五花判事。其舍人中选一人明练政事者，专典机密，谓之解事舍人。

开元中，将军宋清有神剑，后为瓜州牧李广琛所得。哥舒翰知而求之，广琛不与，因赠诗曰：“刻舟寻已化，弹铗未酬恩。”

永徽元年五月，吐火罗国遣使献大鸟，高七尺，其足如駝，鼓翅而行，日三百里，能啖铜铁，夷俗呼为駝鸟。

贞观二十三年，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。其年亦改诸州治中为司马，礼部郎为奉礼郎。

仪凤二年，长安光宅坊掘得石函。函之内，有佛舍利万余粒。

贞元十二年，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东亭。令施屏风于坐位之后，画汉魏以下名臣，并列善言美事。

永徽五年，吐蕃献大拂庐，高五丈，广二十步。

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，限六十字。成至四句，纳主司。诘之，对曰：“意尽。”

咸通九年正月，始以李赞皇孙延右起家为集贤校理。

诸名族重京官而轻外任，故杨汝士建节后诗云：“抛却弓刀上砌台，上方楼殿翠云开。山僧见我衣裳窄，知道新从战地来。”又云：“如今老大骑官马，羞向关西道姓杨。”

贞元十四年，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过。从张建封奏也。

旧皆传呼，贞观十年，马周奏置街鼓以代。传呼自此而罢。

永徽五年八月，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。置同正员员外官，始自此。

贞元后，每岁二月八日，总章寺佛牙闻，至十五日毕。四月八日，崇圣寺佛牙开，至十五日毕。

进士春关，宴曲江亭，在五六月间。一春宴会，有何士参者，都主其事，多有见其宴罚钱者，须待纳足，始肯置宴。盖未过此宴，不得出京，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。士参卒，其子汉儒继其父业。南院驱使官郑镠者，知名天下，后亦官至宣州判司。故宛陵王公凝判鹺，充职，得朝散阶。如郑镠与何士参及堂门官张良佐，皆应三数百年在于人口。

李林甫开元初为中允，时源乾曜为侍中，是中表之戚，托其子求司门郎中。乾曜曰：“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，哥奴岂是郎官耶。”数日除谕德。

明皇末年在华清宫，值正月望，欲夜游，陈元礼奏曰：“宫外即是旷野，须有预备。若欲夜游，愿归城阙。”

大历中，禁屠杀，而郭子仪隶人杀羊，裴谓尹京具奏之。或言郭公有社稷功，岂不为盖之。裴笑曰：“非尔所解。郭公权太盛，上新即位，必谓附者众。吾今发其细过，以明其不弄权，用安大臣耳。”人皆是之。谓五世为河南尹，坐未尝当正位。

贞元十二年，始置掖庭局令。

吏部有四拗，冬纳文书之始，却谓之选门闭。四月秋省事

毕，反谓之选门开。选人各在令史门前，谓之某家百姓。南场判后，状却粘在判前。

韦皋见辱于张延赏，崔圆受薄于李彦允，皆丈人子聳。后韦为张西川交代。崔杀李殊死。

赵光逢有时称，谓之玉界尺。

郑滑卢弘正尚书题柳泉驿云：“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，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。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，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度。从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，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县。今年从楚州刺史除给事中，计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县宿。”事虽偶然，亦冥数也。

韩偓，即瞻之子也，兄仪。瞻与李义山同年，集中谓之韩冬郎是也。故题偓云：“七岁裁诗走马成。”冬郎，偓小名。偓，字致光。

王右丞善琵琶，贾魏公善琴，皆妙绝一时。

李郃除贺州，人言不熟台阁，故著骰子选格。

贞元二年，以右常侍于頔为左千牛卫上将军，少府监李忠诚为千牛卫上将军，司农卿姚明扬为右领军大将军，右庶子裴諝为右千牛卫大将军：参用文武也。

韩滉，浙西统制一方，颇著勤绩。晚途政甚苛惨，亦可惜也。

咸通九年，刘允章放榜后，奏新进士春关前，择日谒谢先师，皆服青襟介帻，有洙泗之风焉。

长安四月以后，自堂厨至百司厨，通谓之樱笋厨。公餼之盛，常日不同。

每岁寒食，荐饧粥鸡球等。又荐雷子车。至清明尚食，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，先得火者进上，赐绢三疋，碗一口。都人并在延兴门看人出城洒扫，车马喧阗。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

打球之宴，或赐宰臣以下醑醢酒。

贞元中，蔡帅陈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钱一文，大小如开通之状，文曰天下太平。

自唐初来历五院惟三人，李商隐、张延赏、温造。五院谓监察、殿中、侍御史、史丞、大夫。

贞元十八年五月，以祠部员外郎裴秦检校兵部郎中，兼中丞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。殊拜也。

顾况志尚疏逸，近于方外。时宰招以好官，况以诗答之云：“四海如今已太平，相公何用唤狂生。此身还似笼中鹤，东望瀛洲叫一声。”

贞元初，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草出商州，能愈众疾。禁中试有效，特令编付史馆。

贞元十七年，翰林待诏戴少平死，十六日复生。

宋祁为补阙，与同省候李崖州，而笑语稍闻。旬浹除河清令。

长安举子，自六月已后，落第者不出京，谓之过夏。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，作新文章，谓之夏课。亦有十人五人醑率酒馔，请题目于知己朝达，谓之私试。七月后，投献新课，并于诸州府拔解。人为语曰：“槐花黄，举子忙。”

郭幼明，子仪之母弟，无学术武艺，但善饮酒，好会宾客而已。卒亦赠太子太傅。

孔巢父使田悦，谓之曰：“不早归国，为一好贼尔。”悦曰：“为贼既曰好贼，为臣当作功臣。”

开元天宝间，有内三司，置于禁中，内职有权要者掌之。天下财谷，著之簿间，毫发无隐。

韦贯之及第年，建议曰：“今岁有司放榜，春关以前请以新及第为名。”至今不改。

韦肇初及第，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。后进慕效之，遂成故事。

令狐楚久为太常博士，有诗云：“何日肩三署，终年尾百僚。”

梁祖欲以牙将张延范为太常卿，诸相议之。裴枢曰：“延范勋臣，幸有方镇节钺之命，何籍乐卿，恐非梁王之旨。”乃持之不与，裴终以此受祸。

岁除日，太常卿领官属乐吏，并护僮侪子千人，晚入内，至夜，于寝殿前进馐。然蜡炬，燎沈檀，荧煌如昼，上与亲王妃主已下观之，其夕赏赐甚多。是日，衣冠家子弟多觅侪子之衣，着而窃看宫中，顷有进士臧童者，老矣，偶为人牵率，同入其间，为乐吏所驱，时有一跌不敢抬头视。执犂牛尾拂子，鞠躬宛转，随队唱夜好千匝于黄庭之中。及将旦得出，不胜困劣，扶舁而归。一病六十日，而就试不得。

政事堂有后门，盖宰相时过舍人院，咨访政事，以自广也。常袞塞之，以示尊大。凡有公事商量，即降宣付阁门，开延英。阁门翻宣申中书，并榜正衙门。如中书有公事敷奏，即宰臣入榜子，奏请开延英。又一说：延英殿即灵芝殿也，谓之小延英。苗晋卿居相，以足疾，上每于此待之。宰相对小延英，自此始也。

李揆秉政，苗侍中荐元载，揆不纳，谓晋卿曰：“龙章凤姿之士，不可见獐头鼠目之人。”及载入相，除揆秘书监，江淮养疾，凡十余年。

五方师子本领出在太常，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，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，称云备行从。崔公判回牒不与阅。馐日如方镇大享，屈诸司徒郎两省官同看。崔公时在色养之下，自靖恭坊露冕从板舆入太常寺棚中，百官皆取路回避，不敢直冲，时